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

雜文

歐陽文忠公除吏部侍郎告詞時為知制誥

先皇帝遺大投艱于朕躬俾守宗廟暮年于茲惟是三  
政事之巨輔朕不逮以底于治嘉乃勞止是用疇庸推  
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叅  
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封八  
百戶歐陽脩精識照于古今高名起于日月文之以禮  
樂濟之以公忠頃在先朝預聞大遠予嗣訓之始鑿尔  
定策之先屬哀毀之過差感疾疹之甚美暨禱脩至氣  
詔康苟非與在之良局見仰戒之懿宜峻天臺之秋庸



晤國棟之際褒德懋公于是乎在爾其夙夜茂勉左右  
弼諧用又我王家爾亦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可特授  
行尚書吏部侍郎依前叅知政事功臣散官勲封會實  
封如故

為病設醮青詞

臣聞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惟時上天鑒厥下厥下克  
寅威罔惟無咎悔亦用集于多祉茲臣固常聞于師而  
臣愚不明勿克率厥道以底于休反肆志不類允宜速  
災釁于厥身今天謂愚無罰而猶降疾以告戒俾怵惕  
其心而臣夙夜靜惟先王之訓儆懼不怠尚克惠迪以  
終有慶以承天惠惟天聰在下必聞臣之言天而既告

戒矣臣亦既儆懼矣寔期藥石所治以即康寧臣其有  
諭今日之言惟犬罰不敢違臣無任懇禱之至

進士策問三道

第一道

問古者井田之法什一而稅國用足民食不匱雖有凶  
荒兵革而民無菜色者矣國家富有天下農田至廣  
賦稅亦厚益以山澤之產醯醢金珠犀象之利又征商  
權酤獲其饒無凶荒兵革之事而國用不足民食匱者  
何也子極言其所以然而陳古道以教我

第二道

問儒者言聖人則必有夫孔子孔子之刪詩書定禮樂

賈易道脩春秋謂之六經茲固萬世不刊之書也孔氏序書則云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今之所存可考矣司馬遷作史記則有五帝本記孔氏又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司馬本記則首黃帝刪紀亦既有異同黃帝又復不同二者差殊豈無得失聖賢之旨子其辨焉

### 第三道

問夫子之文章著于書載于傳所以垂世立教不為空言也其有並出書傳而旨遠不類非質于博識通儒則不能無惑且如書云兩造具脩師聽五辭及稱子路則曰片言折獄其由也與又若公于夾谷云有文事者必

有武脩及對衛公問陳則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僥以兩造具脩師聽五辭則由也片言折獄何為而稱之苟有文事者必有武脩則衛公問陳何為而不對茲固學者之所常沉研耽味也進問其說以附于經

與盱江李泰伯五啟

### 其一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酷熱以來氣體何如驛置相望不遠千里無階披奉祝增瞻企法掇連君錫僕之故人好文而善與人交泰伯見之當相得以驩矣千萬善愛慰此多憶無擇手記頓首泰伯先生六月十七日

### 其二

無擇啟累日前軍校過敝邑得泰伯所示書承起居無他為慰甚深也慶曆良言皆極當時之病真醫國之書耳使今相天子宰天下者聞其言而行之何憂乎獯鬻何患乎拓跋氏耶無擇疎賤不得言于朝泰伯又俾附寄永叔即洎良便致之也君錫行日曾託奉書必得通上無擇近作愛堂銘與文爽序在君錫處宜枉觀覽因風幸示可否之秋暑千萬善愛不宣無擇再拜

日二十六

其三

無擇自來淮楚以地遠且少便復吏事無餘暇故不得時、拜書徒自愧頌已足下之門人高第者曰陳生過聽不佞遣介走數千里惠然以書見抵且示之策捧

覽之際覩生面目茲足下之不鄙遺我而俾之相示也顧愚何足以當之推轂之教豈敢不勉趨奉來由惟祝善愛諸懇可期而會茲不布萬一無擇再拜泰伯足下

四月九日  
誰上書

其四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無擇嚮者居愛丹陽辱書者再兼承見寄長篇及賦不任感仰然以道途阻遠少遇信使無階致誠而望風依、靡忘終日也去歲過洪井見建昌牙校首詢動止且將問附乃先生赴范杭州召已行矣又不得通區、于左右今陳秀才人來捧所貺手尺具悉起居如宜差慰瞻渴萬一無擇方此奔走披晤來

日仰斬千萬為道自愛愚懷所望無擇再拜泰伯先生  
其五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言念久不附問惟劇瞻馳夏未抵  
袁即欲致記竊聞暫車寓泊洪井及詢諸相識乃云他  
適益傳聞之不得當的耳介至忽捧手墨承體局休佳  
殊慰區之敬郡已作學更三兩月可成當須坐邀長者  
來此為後生唱道此乃時專遣人禮請次謹先此咨露  
秋涼希千萬若時加愛懇之無擇再拜泰伯先生  
三  
八月二十

知袁州日謁

仰山廟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仰山之神大江之西  
表寔小邦于京師為遠地近世守茲土者多不選任重  
人非不材與有罪為時棄逐則不至焉無擇不幸既不  
材且有罪其小邦遠地固所宜處既至州三日與吏民  
相見矣然念雖小人不可不務為君子蓋有志于君子  
則不以進退遠通易其慮竊惟幽明之際神人相依人  
克事神以誠神必祐人以福苟無擇故有繆盭勿協于  
極以傷其和神其降罰于無擇之身固敢忽尤無作水  
旱疫瀆苗害百姓尚饗

祈雨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仰山之神惟袁之民

庇于神舊矣 今天子以無擇有罪俾守茲土曾未期  
月民以旱告無擇殊不知所以獲戾于神豈神以朝  
廷謫無擇之身尚存餘責而神責之乎不然何當雨而  
不雨使千里之內戴目而望膚寸之雲以雨其田疇心  
憂且悲將繼之血無擇儻無罪而神責之不明有罪而  
移其責於民不仁不明不仁虧神之德其作霖雨以活  
百姓之命厥或後時雖雨無益也尚饗

### 謝雨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仰山之神歲比  
不登民飢已甚公私匱乏不堪其慶爰田農之家徃舉  
息錢以布種與牛乃克播種苟嘉穀未秀而膏澤斯愆

則西成何望焉無擇不忍見此民將轉死于溝壑遂有  
禱于神蒙神哀之雨以時降闔境之內靡不霑足惟神  
之德大不可酌非荐至誠固以為報神其有終厥惠無  
毀予成使民感神之德于無窮豈不休哉尚饗

### 秋祭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仰山之神歲云  
秋矣百穀用成俾民小康乃神之賜恭備時祭是謂報  
功神其永庇吾民食于茲土不已尚饗

### 春祭祝文

無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仰山之神月旅  
仲春農務東作百姓有倉箱之望三時無風雨之愆

神降康俾民蒙福嚴伸時祭其鑒至誠尚饗

祭韓文公祝文

皇祐五年十一月初一日築

韓文公祠堂落成以文安謝

嗟乎公之文章日光玉潔可學而式公之聞望太山北斗可仰而尊公之萬道自比孟軻可從而信公之徑學為諸儒倡可從而效至于排闥浮囹力抵萬乘先譎于潮旋移于表遺愛勿泯邦人是思去古雖邈其風猶在無擇偶以罪譴出守于斯遐想英風築宮以祠乃繪廬鄭暨公門人賢若湜翱並列從祀比至落成為文以告諒云英爽其鑒于茲尚饗

祭鄭都官祝文

至和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廸建

鄭都官即中墳亭神像落成之後以文安謝

無擇茲以備員出守此土固當首尊文行以勵邦俗則搜訪前賢遺跡詎可後與于是閱唐人登科記則知公之名有素觀郡庠雲臺編則知公之詩有體得佳城之故阡則知公之跡可仰故卜以吉日高宗廟韓以墳宇繪以亭像敬率郡僚以文告焉嗚呼公之生也其亦人中之龍也而亡也其亦星辰山嶽之歸也則夫所以脩完墓宇者緊欲勵此邦之俗而俾後進之有所繼也區區之文靈其鑒焉尚饗

鼎州挑源觀題名

皇祐四年正月自廣東憲徙為湖北

提刑七月奉

詔改廣東轉運使

予按部辰陽往來再經挑源觀時皇祐四年秋七月已

酉壬戌范陽祖無擇題親書刻于觀中

堵田仰山新廟題名

自廣南東路轉運使以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移

知袁州皇祐五年六月五日到任至和二年十

二月十三日尚書比部郎中翁及替罷

范陽祖無擇唯

制祭

仰山神東平費式江夏黃本南陽白文清洛陽林觀吁

江李泰伯滎陽潘及甫河東柳淇偕行至和元年夏四

月庚戌淇書刻石立于殿

表謝到任表

元豐六年

神宗召起 龍學典鑪

臣無擇言昨奉

勅命差臣知光州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交割管幹

訖者受命以還視事伊始戴恩懷懼撫已震驚臣無擇

中謝伏念臣世系卑微天姿謏薄偶緣尺寸之技誤塵

甲乙之利科遂自下陳寔階近侍歲月滋久功效茂聞夙  
夜勤勞過咎深積果人言之是速在吏議以何逃流竄  
累年飄泊散地俯臨晚節仰被洪私復叨守土之榮寔  
出逢辰之幸茲蓋仗遇  
皇帝陛下克仁衛覆舜智無為憫臣少被于搜揚察臣  
老流于商流遠從謂籍復置列藩臣敢不扞心省過刻  
骨去非誓殫犬馬之疲勞免擗滄壑之玷辱庶逃後悔  
尚蓋前愆臣無任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

名臣賢士詩一十六首附

司馬溫公送

龍學字陝狀元呂榛榜龍學第  
三名溫公第六名

声教空岩穴夫君集帝庭  
辭華動丹扆光價塞青冥  
峻德爭推轂榮塗易建旆  
陸離寒水玉磊落曙天星  
得喪誰先識艰虞困屢經  
蹉跎渥洼足漂泊鳳凰翎  
粉署踈思紀甘棠寄典刑  
仁夙思布護疲俗待綏寧  
賤子良多媿餘光每乞灵  
題名聯土版占籍備民丁  
種之顛毛白蕭之壑柏青  
陌頭瞻皂蓋獨立涕飄零

梅聖俞再詠送

龍學赴陝府

古來分陝重猶有召公棠此樹且能久後人宜不忘君  
從金馬去郡在鐵牛傍山色臨關險河声出地長尊無  
空美酒魚必荐嘉鱗鮓天子憂民切行當務功桑

王荆公和

龍學登紫微閣

同為知制誥臣日

漠漠秋陰護掖垣青雲只在兩楹間官樓唱罷鷄人遠  
門闕朝歸虎士閑華蓋北瞻天帝座蓬萊東想道家山  
却慚久此隨諸彦文采初無豹一斑

又

掖門相對敞銅銀轍之飛毫在兩間潤色手生知地禁

登臨此日媿身閑浮雲倒影移窓隙落水回颺動屋山  
忽憶初來秋向早紫微花點綠苔斑

梅聖俞送

龍學北使

燕山常苦寒漢使涉靈臆路長人馬愁風急沙霰雜宿  
造穹庐閑行逢獵騎合獻鮮秃髮馳問驛華言荅每食  
冰生盤欲飲酒凍榼見其君長時國礼何勤納中朝厚  
仁恩四海望閭闔乃知日月光照必蠻夷匝歸來易輕  
裘賜對延典閣

司馬温公晚春病起詩呈

龍學

風日正和柔身輕喜病瘳嬾拋殘蠹筒暖晚弊貂裘值  
客開青眼逢花忘白頭家二好春色何日可同遊

朝議大夫上柱國致仕張徽聞

尤學卒昔曾遊潁州西湖有詩以寄之

河勢橫斜帶地形碧油与旆昔常徑驛名未改風塵黑  
碑字犹存兩薛青存福寺名園林僧杳渺擷芳亭名州渚妓  
娉婷汝南一值賢人降分野于今占德星

龍學和寄王元之郎中詩是時龍學在東京

未持馭節去朝元玉陛犹虛侍從班龜洛舊遊天直上  
鷄林新句海中間品有日歸陶冶隱逸無時奉宴閑

鶴馭仙遊何處所軒皇冠劍在槁山

司馬温公送

龍學分司西京 御史臺

人生榮與辱百變似浮雲自有穷通定徒勞得喪分消  
愁惟有酒娛意莫如文方丈常蕭散其餘何足云

康節先生邵雍字堯夫和

龍學詩是時尤學知開封府

吾家職分是雲山不見雲山不解顏遊興亦难分日限  
夢魂都不到人間燼嵐欲極無涯樂軒冕何尝有暫開  
洛社交朋屢思約幾時曾得略依攀

邵康節又謝

龍學詩時在西京

思深骨髓為慈親義重丘山是故人歸過洛陽舊遊地  
白雲收得薜蘿身

又寄

龍學詩

三十年交舊相逢各白頭海壖曾共飲洛社又同遊脫  
屣風波地開懷松桂秋兩眉從此後應不着閑愁

曹司勛詩呈

息府龍學

曹公諱輔字子方登嘉祐八年乙科官至朝  
奉郎守司勛郎中号靜常先生

龍學出鎮杭州日司勛為杭州司法嘗舉之  
此生飄泊任乾坤南北東西豈更論萬里欲封防墓土  
十年重到李膺門少驚人事時千變盡付羈愁酒一尊  
主上思賢厚風俗如公終未老丘園

盱江李泰伯題袁州東湖呈

龍學

萬象城東雅入詩半湖雲靄卷殘輝老在惜兩慵離蟄  
幽鷺逢人慣不飛岸僻自宜安釣石波清誰礙濯塵衣  
使君公退便遊此却恐吾皇急詔歸

再呈

却藏好景有東湖誰道蓬萊遠無路水底芙蓉謾託根

爭如岼上甘棠樹客來坐見碧波中魚跳撥刺頰尾露  
下釣不及呂尚賢明月清風又歸去

李泰伯寄

龍學

衆人皆銳進唯我復幽居慮遠夢多亂身閑氣不舒干  
求非祿位好尚豈詩書日夜又日夜霜寒鬚髮疎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一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二

名臣賢士文九篇附

歐陽文忠公回答

龍學手書

龍學未第時發書求教差人詣洪州投下

文忠公時為職官次年

龍學第三名及第

修啟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  
以為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  
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于人亦嘗有人問者  
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

媿悞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  
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之嚴然後道  
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于  
用果于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而漢  
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  
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后世  
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  
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不篤則不知所守之不  
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俛仰徇時以希祿  
利為急至于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  
守不至之學雖欲果于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

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惧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  
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

足下所謂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  
到于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

足下者有幾士則鄉曲之中能為

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

足下之議論者謂誰

足下之言高趣遠好善窈惟

足下之交遊能為

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

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之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

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  
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于中者寔中充寔則  
發為文章輝光施于世者果致三代西漢之學不過此  
也

足下惠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時某以為合故敢道  
此未知于  
足下之意合否

歐陽文忠公又手書上

龍季

修啟自

擇之使還未嘗一得款奉書局之會<sub>幸</sub>出偶爾遂成鄙

句並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作亦聊記一  
時之事謹以附述致誠當 擇之西行猶在齋禁不得  
瞻遠寔深為恨暑熱道路不審台候如何惟冀以時自  
愛

王荊公手書上

龍學子求教

治教政令全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  
民一也全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  
則有本末先後叔勢制義而一之于極其書之策也則  
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為一否為非流為則  
泥非過為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末之未當後者反先之

無一焉不諄于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年而孝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也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于事而出于詞以驚戒躬若施于朋友禍迫陋庫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朋敢自益耶請書所為書序原說若<sup>于</sup>篇因叙所聞与所志獻 左右惟賜覽觀焉

王荆公又手書回答

龍學

早學未成而仕：又不能俯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諛此其所以為不肖而得罪于君子者而

足下之所知也往者

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願私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脩禮而致刑不脩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脩耳故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于江東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其小罪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為明智者又以為不果乎除惡然後怒者不資此以為言乃某吳于此以為方今之理勢未可

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十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于恭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吾人小者罰金大者才拙一官而豈足以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為此絲毫而無預于道之廢與則既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切有意焉 足下以為如何自江東日淪毀于流俗之士傾吾心未嘗為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為言然漫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為于世也人無

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是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于人之異論變事實是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况

足下知我深度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為以冀

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為如此而可以無非固大善即足下尚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為罪雖吾往者已不及尚可以為來者之戒幸留意之報我以無忽

鄭內翰獬行應奉

山陵加食邑恩告詞

龍學知  
鄭州時

英考皇帝馭飛龍以昇真歲衣冠乎橋下萬國攬涕竭

蹶以趨事而一二蒲輔之臣寔奮厥績予嘉尔勞茲有  
優教尢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知鄭州祖無擇老于辭  
學術之以仁厚而擁節圖田率其所部合力以赴功米  
益精密無所漏遺耐已安宜時慶典增國舊封衍之  
真食以庸制祿茲非懋賞之公平

李泰伯寄

龍學長篇

是時尢學  
呼秘丞

我本山田人好尚與眾異平生重交遊所得回無几昨  
者應茂才西行覲朝美時當慶曆初選奉寔多士范  
帝王州恣遠遊子攜錢賃破屋乞火蒸陳米戰馬到  
即賣僮僕暖難使有時造公卿努力向塵市數步則一

歇長吁乃能起衣冠信貞野言語欠婉媚閣人頽之策  
將命見而避往得所請蹌向前跪何能剖懷抱浪  
自慕尊貴人如天神喘息生雲氣野夫等麋鹿芻豢  
非所冀歸來坐空牕悵悵久不睡塵埃滿鬢髮息惡入  
口鼻業已辭吾親中道豈可廢勉待報聞愁憂遂徑  
歲二年正月晦閑房適假寐有奴來叩門手披紗捧之  
刺承命驚下床赤脚誤穿履從來未識面只是聞高第  
名顯官且達見我當何為再拜謹就席熟視知可畏昂  
貌甚古崕石掀氛鬚渾氣甚和璞玉無芒銳高談  
貫先哲雅意在茲世昔人相遇間一言猶合契今吾子  
擇之寧假再三計自此君往還中心茂疑貳如熱息廣

厦如飢享盛饋君授南康守舟維蔡河決我館汴之阴  
前去路則迹時結帽帶躑躅尋英執衆人嬌倚羅相  
對初蘭芷朱弦自三嘆笑殺彼鄭衛王命有期日都門  
一反袂君行劇鴻軒我處近艤繫曠日及孟秋皇慈始  
收試崇九門開竄三館秘主司隔簾幃欲望不可  
跋中貴當振闌蒐索徧靴底呼名授之坐敗席鋪冷地  
健兒直我前武怒足防備少小學賢能謂可當賓礼一  
朝在檻穿兩目俱睜貽投笔析所問移時數十字讀書  
取大者徹悉或靡記矣皆雖自竒寧當至尊意尤馬驕  
大衢駑駘合羞死量才与揣命坦蕩更何事振衣托歸  
舟河流迅弧矢淮清江且平渝月在枕几及過庐山南  
聞君初布治船檣既入岼馬首已來暨招我到府署相  
見共欣喜嫩摘摘千苞肥魚斫千尾蕭晨徹骨清佳景  
邀人醉高会雖暫欢故園當速至草成別愁悠渡  
湖水是時東方曙俄然北風厲陽鳥畏威逃江神以儒  
戲氣象丰不同波涛大可悻長帆張欲裂孤舟蕩無倚  
或從玉井出或自銀山墜篙工欽手立脉無窮泪徒  
者閉目坐嗟不敢視我時撫狀歌分作長江鬼所恨  
生劬勞不孝而已矣禍福果無几險难行可弭脱身得  
平康引領望鄉里厥後遇決日幸得見維梓入門何怡  
怡饌具有甘旨稚女能紉針驕兒徧生齒芟除閑草菜  
蔬通舊沼汙吾庐可終焉生計由此始郡守方仁美學

宮盛修理踵門致勤恪命我設經藝麻衣何係、鄉人  
子若弟不惟務章句所欲與礼義施為有本末動靜有  
綱紀早與鷄同覺夜与月相值孳、忘飲食斷、在文  
史持附南康書或逢北來使尺素雖滿前話言難到耳  
殆及三年冬聞君受朝寄名稱按刑獄勢可平寬滯故  
人漸大任賤子差自慰軒車日已遠翰墨益難致薄命  
良可傷降灾渾未已是年之季冬奉家信疫癘者母尚  
委頓微躬蓋螻蟻形骸非我有魂鬼与心離權柄在鬼  
物功力非服餌曉突誰能炊午閑犹未啟荏苒再閱月  
幸会天不棄春風動枯槁甘雨洗根柢行、夏交秋吉  
微凶不替高堂何戚、疾病日攢萃一夕脾臟間發泄

不復止詰朝問無言目暝口齒閉号呶諸孫兒雜沓大  
鼎沸嗟哉當彼時誠恐弗可諱醫師相急熱巫覡兩徑  
緯藥草拯酸辛法術殫恠詭薄暮乃復蘓踰旬僅知味  
方茲恋庭闈旋已对獄吏試言其所由内省亦無媿有  
人同州問發迹自徒隸窃彼儒衣裳曾止小材技突如  
游京邑欲以于明睿朝家為可欺羈旅謀自濟乃造黃  
紙書便取青袍衣乘船歸南方欽板謂當位自言章奏  
奇目藉官、勢詔文降自中宰府不預議既然能占天  
且曰善興利江淮一徑過郡府十不啻到處爭逢迎莫  
能思處置轉運苦愛奇得之如固器故使按坑冶庶可  
長才智小人靡忖度假寃愈放肆行符索吏卒圈印發

傳通問閭望塵拜州縣從風靡遮道結僧絲鋪筵寒味  
翠車騎前後呵給使數百指何者為典刑獨自諄瓜嘴  
在昔秦無人統朝贈之策繫我非奪瞽碌之寧不恥作  
書貽諫官奸詐患不細有詔令逮捕按驗取其偽是夫  
知計窮誣我以罪戾上官猶眩我準例皆拘係幽之固  
犴中憤之爭競裡周旋二千日乃克見巧畫地尚不  
入叢棘冒可寘惟茲謝吾母幾不全髮體教道亦難行  
凡庸豈同志吁哉春英材徒以釣積毀篋書歸敝庐庠  
門任蕪穢本年仲夏後盛暑若火熾郊園有餘蕪蔬果  
聊可嗜時復覘田疇畢力奉耘耔人生俱飽煖此外皆  
淫侈思非一日欲去無双翅俄聞迂黃州又說丁喪制

古來聖與賢誰不遭醜詆蜀日駭狗犬曼昂愁魑魅人  
壽有短長孝子謾憂思滅性徑所貶節哀禮為是矧夫  
王佐才簡在唐虞際揚名以顯親報德豈不諱加飯苟  
如頤蒼生犹有恃適時匪我長才打乃所擬道義果勿  
充富貴反為累回憲本無官桀付焉得比俗子但相非  
吾心已居易近者遊葛陂念君在襄泉作詩布函懷讀  
之勿嗤鄙

龍學修袁州學記

本朝慶曆中

詔天下郡縣興崇學校皇祐五年

龍學自廣南東路轉運使移典袁州下車之

初廸議改學次年至和甲子學成盱江李泰  
伯撰記刻石以識其事京兆章友直篆額河  
東柳淇書世号三絕熙寧元豐間館閣第天  
下學記以袁州為冠

皇帝二十有三年

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  
德意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止誦弦声倡而  
不知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  
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惧人材放失儒教濶疏以  
稱上皆通判穎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洽相舊夫  
子庙陞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剗厥位而陽

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  
廩有次百尔器備並手措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  
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高宗庙諱諗于眾曰惟四代之季  
攷諸徑可見已秦以山西麀六國欲帝万世刘氏一呼  
而閔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  
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孽  
孽李術俗化之孳延于灵猷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  
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忝臣位尚數  
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圣神尔表得美君俾  
尔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禫礼樂以陶吾民一  
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

且有所法是惟

朝廷教學之意若其美笔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

國者之憂此年寔至和甲午夏五月甲子記

袁州教授童宗說字夢弼春祭

祖庠序

龍學祠元在州學右廡之前郡庠時祀之偶坐而配饗者通判陳君侁也

維紹興二十九年戊次己卯三月丙辰朔十有一日丙寅迪功郎充袁州學教授童宗說謹率在學諸生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前太守庠學祖公之靈惟

公學為儒宗政為吏師所居民富所各見思

皇祐五年來刺

有文翁閩有常衮千載相望壅培道本廸築新宮祠韓退之山斗昭揭俾民不迷乃設徑帷延李泰伯勒記在堂其光有赫乃修美墓表鄭都官忠厚之教如珠在盤乃開東湖立廡遜亭遜亦作吳造次顛沛率人以誠既作泮宮既多受祉報政還朝潤澤豐美遺愛迄今百有七年所憇所爰甘棠在焉士民思

公若慈父母雨露既濡選牲為酒僕忝教官再拜祠下存以馨香配以別駕

公少少苗猿春鶴秋無我教遺此邦是庶尚饗  
張尚書字定叟重修袁州之學舍萊祭

祖庠學

尚書移其祠在州學誦堂之西郡庠亦繪尚  
書生祠與

龍學祠堂俱為學正孫瑾代作

維淳熙五年戊戌冬十有一月庚申朔二日幸  
酉通直郎叔發遣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張  
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建學太守庠季祖公之靈惟

公蒞政詳明富學粹深皇祐五年來自禁林環瞻李宮

地隘于偏至和甲午乃克定遷生徒居西祀官其東殿  
堂門廡屹然邃崇歷載深遠祀陋勿治代或更制寢違  
雅規士莫振耀喟然永歎豈無伊人孰意在泮杓視事  
三日肅躬祇謁碩視迫隄惕汗背決廼議定制一新輪  
奐緬想遐風頓還舊觀工既畢享禮嚴舍萊載繪遺像  
雍穆如對廼立

公祠廼頌

公德邦人之恩是儀是則由今視古忝繼邦紱作新斯  
堂以詠所萃率僚告成諸生在庭酌以清酌薦以惟馨  
公靈所之星辰河嶽願言來燕以開後覺  
尚饗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二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三

家集

祖仙傳

華山鄭隱撰

祖岳字景山別字伯高其先深州安平人父諱仲雋任  
許州觀察判官在職有能名開寶中太祖召拜右補闕  
通判成都府知賀州廣南轉運使久之以疾免居于許  
岳幼喪母哀毀過于成人年十三讀書尤嗜易與長子  
及長編覽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陶隱居真誥超然  
有出塵之志乃白所親願不婚娶補闕卒岳哭泣晝夜  
不絕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親友強以淳糜乃不減性

服除舉進士不利于春官氏一日有白衣書生詣之屺  
與語儒學之事相得甚歡終夜不寐他日復來書生謂  
屺曰覩子神氣秀異可以絕凡塵凌烟霞無矻于儒  
學當思脫世俗之累為佳屺曰少有志焉病未能也今  
日之遇先生非天之所啟耶書生曰子能從我遊乎屺  
曰父母既棄恭矣內無妻孥之累何往而不可書生亦  
未之信也言訖輒去或徑旬或踰月一來屺事之彌謹  
書生屢與之期屺未愆素書生見而益喜且曰神仙  
惟有志者可學子能如此可以學矣屺問書生曰先生  
何居乎書生曰我所居非遠又問果何處曰王屋山岳  
初得辟穀之術不食者三年聰明強記日甚一日顏貌

潤澤見者異之遂與書生偕入王屋山居數年從兄岳  
通判河南府會王屋縣宰與補闕有舊因託訪之延致  
公館見岳曲盡兄事之禮贈以衣服等物止取淨中一  
條餘悉不受每宴坐靜室終日不語好為五言詩多述  
神仙事已而輒焚藁或問山中何以度日但笑而不答  
住幾月不粒食惟日飲醇酒數升而已時岳方出岳謂  
門人令狐圓曰兄非<sup>早</sup>晚當有內艱吾不可久處此今往  
矣寄語吾兄善事太夫人無以弟為念終三月岳果丁  
母憂既去乃入華山時有人見于懸崖峭壁之間如  
履平地少年追躡不及遠而望之見其入后室中此至  
其處則與石室俱不見矣景德初成都道士謝又玄遇

于峨眉山下又玄善飲酒岳相與詣酒家飲七日不歇  
又玄極困憊叱略不需醉吟嘯自若俄覺吳香氣氤裊  
人遂探懷中出一物如碧玻璃其大如橘以授酒保揮  
手謂又玄曰尔其往哉吾亦逝矣又玄將別再三問岳  
名氏荅曰吾祖伯高也俱出酒家行十數步又玄回首  
已失之山下之人謂之祖仙後莫知其所終

熙寧元年春三月從孫無擇立一石

跋一

予嘗讀九天生神章廼知為仙之道豈易然乎或名在  
僊籍或骨象合仙或轉輪終歸仙道其致一也要在存  
其氣存其神保其命固其根世人不知此故中道大忘

深可憐者

祖公宿種善根長而不娶又神氣秀異有志于道豈骨  
象合仙者乎書生異人也故與同隱王屋山絕凡塵凌  
烟霞後入華山時有人見于懸崖絕壁間如履平地  
非神存而全者能若是耶予老矣每覽真誥及神仙事  
跡未嘗不掩卷興嘆但骨凡氣濁莫能繼踵于前人所  
可喜者比遂退伏得放浪于山水間採芝餌朮以終天  
年亦無恨矣將仕郎祖護以

高祖石刻示予丐跋其後故書其略云時紹興癸丑季  
秋二十四楚山道人蘧覺尹道書川中蘧運使是也將  
任是資州朝議大夫  
祖德恭之子岳  
乃護之高祖也

跋二

祖伯高少有超然出塵之志長與<sup>異</sup>人書生遊已而仙  
本後

從孫有學子公紀其本末刊諸堅珉以傳不朽今夢傳宣  
教伯高從曾孫也遠示傳刻俾跋于後披卷仍覽  
賢師蘊公先生題字歷陳為僊之道益亦尽矣濯晚生  
後進性資凡陋徒仰

祖仙之清風欽詠 蘊公之辭翰又安敢形容其万一

哉紹興癸丑初冬二十有五日常陽王濯再拜書

夢傳  
護之

字也別  
字吉于

跋三

世之訊學仙者以為繫風捕影是徒斥其末而不究其  
本矣文成五利少君乘大矯誣恠誕者此固有之廣成  
安期赤松羨門飛升延永者果可謂之無耶故瀨御記  
記得仙之法凡三十六會真記論成道之門總二十五  
預性質學術積累功行如何耳孰謂仙不可致歟  
祖仙傳懿行炳然固有明證足以間執訊議者之口俾  
世之人洞然勿疑

龍學祖公以其傳而刻之金石闡耀遠祖之景鑠功亦  
懋矣紹興乙卯三月二十四日祥符李平仲題

跋四

葛稚川著內篇論神仙事甚詳其門人滕升問曰先生

玄仙化可得不死可奈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遂歷  
叙數十百人為之傳以告之則神仙之有無固不可以  
臆度也觀

祖伯高與異人遊且謂其神氣秀異可以絕風塵凌烟  
霞其後卒以僊去此嵇叔夜所謂特受異氣稟之自然  
非積善所能及者秦皇漢武終身求之而不得入吾儒  
力詆其說有孫夙捕影之謂皆中庸之論愚于祖仙  
益有感也鄉人秋鄉同官昌元乃伯高裔孫暇日以  
龍圖公所書傳見示因識其末紹興己未二月中醉日

河南席登護為昌州

司理日

跋五

道家言比干魯參並為仙官故知忠臣孝子誠貫天地  
必享不亡之壽彼端以煉形服氣徑伸之術求出世者  
亦勞甚哉

祖仙傳載其童子時居喪為聞孝至七日不勺飲又以  
事親勉其兄

危圖公泰山先生之門人故其所立后有補于世教海

陵查籙元章書

荆南查運使是也

跋六

世以儒道釋為三門殊不知仁義清淨圓覺其歸于一  
揆特其所入之異耳觀

祖伯高天性孝悌神氣絕塵蓋其根器深遠心與天遊

故能躡虛超詣如此彼黃冠方士朝夕整衣焚香匣  
于散藥書符呼吸<sup>吐</sup>而流浪于利欲者乃曰我欲學仙  
吾不信也紹興丙子三月十二日苕山續感宜都燕居  
軒書續吏部是也嘗師京南後為茶馬都大乃荆南狄  
密學之壻與祖護

跋七

白居易有言以儒飭身以道養壽誠哉是言也

祖伯高幼嗜儒學及長脫俗遂為神仙中人飭身養壽  
始終如此居易之言伯高其得之淳熙丙申正月十七  
日高平范炳文晦叔書

跋八

安陸連壘恭檻淳熙三年季夏朔  
連邵州是也安州應  
山縣人顯謨閣學南

夫之子庶之姪孫庶字君錫昔日  
龍學與歐陽參政嘗同荐舉焉

跋九

祖氏素稱名族代生偉人至于君則為列仙蓋其積德  
有自來矣夫傲睨烟霞批糠萬化復閱千載猶一朝夕  
此豈今日慕仙者可得夢見哉伯玉自清溪載華山隱  
者所作傳來三復舊刻不能釋手俛媿塵滯感嘆交作  
淳熙六年八月一日東萊蔡武子書于江陵城西羅臺  
僧舍伯玉奎之字也資州朝議之孫衍之族弟也其奎  
之諸子今居荆南清溪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四

家集

狀元紫微始末

公諱士衡字平叔侍郎第四子十八歲殿試狀元及第  
目有官移為第二人是時試清明象天賦明徵定保  
詩盛德大業論祥符九年也尚書李宗訥之壻後娶太  
師向文簡敏中之孫女唱名日文簡在

殿上拜謝歷秘書省校書郎戶吏二部郎中右正言直  
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右司諫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司文簡薨息及外族例加一官特授起居舍人晏殊行  
制詞有告存焉錄之于後天禧四年八月除知

制誥乾興元年七月出知吉州任滿歸京天聖中奉  
勅撰向文簡神道碑銘卒享年三十六有西齋<sup>話</sup>記一  
冊姪孫德恭任資州太守日嘗題跋云每覽叔祖話  
記乃見編次有序記述甚詳其間告戒亦有深意使人  
讀之當銘佩其言不可遺也書於資中郡舍坐嘯堂時  
建炎二年八月初四日也其餘所作之文頃遭兵革散  
失而僅存一二今編而次之略見其大槩云

起居舍人告詞

勅故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向敏中孫女壻朝散  
大夫行右司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同提舉在京諸  
司庫務司上輕車都尉祖士衡早以雋名擢于上第<sup>五</sup>

文合雅德學宗徑登冊府以紬書佐地官而治賦亟升  
華貫恒著時才眷吾輔臣惟尔外族奄茲淪謝增用憫  
傷爰降寵榮及其姻屬特迁史秩無忘欽承可特收行  
起居舍人時尚書戶部員外郎知制誥太子舍人臣  
晏殊行天禧四年四月日下

紫微撰西齋話記共三十五事

蔡州褒信縣有文秀才者名宏惟夫婦同處不知其甲  
子耆舊見之約八九十年矣容貌常若五十歲  
人去邑城十數里有田百餘畝歲自耕耘力不  
懈凡春秋田率只種一色是歲所種之田例必  
倍熟凶年亦獨有收而多辟穀歲所<sup>得</sup>常募

里中尤貧乏者輦負就寄其家約日與之饘粥  
之費以充傭直御人服其義勿之欺也久之又  
遷一處凡不數四即並盡矣來曳復如之未嘗  
言事未嘗事人或有疑其有道術輒哀祈之者  
乃迂避遁逃或旬月或徑步不可見矣大中祥  
符初今太府少卿蔡汝典郡下車之日首命牙  
校邀之言前守眉州遇青城隱者託以達信堅  
為牙校所迫不得已偕至郡齋每行必杖策先  
其牙校牙校鞭馬逐之不能及相去常百步許  
蔡卿尽礼迎佇略無留意咨以化民之道修身  
之術对曰六籍載之備矣外復何求承間訪以

黃治之事笑而不答數日求去蔡卿欲厚遺之  
悉無所受既歸故居語其鄰黨曰吾將遠遊尔  
未期迴日幸自各努力也一日挈其潛妻于今  
莫知所適耳

太平興國中相國清河張公齊賢為江南轉運副使河  
南向公敏中通判吉州有水軍小校彭仲玄者  
善表許之術言二人皆當位極人臣富貴而復  
寿考張先升而不久其位向次得而最耐後向  
比之張官較一資寿少二歲既而二公果相繼  
登庸張終于司空致仕年七十三向以左揆終  
于相位年七十二

國史補云蜀人徹錦初成必濯于江然後文采煥然今則不然矣未知何以言之

翰林李季宗諤休澣與子弟家讌有太常丞劉仲宣是日預會酒酣目探題聯句或徵故事為令以偕語捉對李氏諸子中昭述者時年十數步飲酒先醜頰而劉丞思苦抽軋與徵改頗有難色偶顧昭述欣然得句云三杯酒後眼精赤昭述應

聲答曰一度令來唇口青

太祖之御極也忠懿王錢俶親奉職貢以修藩臣之禮禮成辭歸而叙感遇俛伏流涕且曰願子孫盡忠盡孝

太祖曰但盡我一世盡尔一世子孫亦非尔所可及也

予姑程氏孀居誓志携其孤幼來依先大夫淳化中

先大夫任通判河南府姑嘗染疾沈劇久之方愈忽夢有力士十數持符扣門追揖甚急將行十許里至一大城入府署中見一尊官據案拱事左右侍從甚嚴肅尊官云此人且忝命授與白絲一結今日數一莖數盡即來至咸平三年先大夫棄恭予奉姑氏寓居蔡下是歲姑渡夢向之力士追揖洎往見尊官復遣身還一與前無異而再以係授之其大一箸許終踰月而姑

淪逝

祥符乙卯年馬亮侍郎知荆南罷赴闕語朝士云在任  
日一日午際有一道流詣郡署求相見闔者以  
視事方退請謂詣非時因留少頃以須府公再出  
道流曰故知潭州劉師道學士存某求見馬侯  
劉已為衡山北門侍郎矣今日礼上某適赴會  
退而來此闔者方驚訝其言忽失所在

三司林侍郎特言咸平中為殿中丞判戶部旬院奉命  
京兆府與府公張侍郎詠時為戶刑部同定監法張延  
於解舍忽一日絕早相逆云夜來夢一大寮徑  
由名書吏修刺通謁書吏未至亟自染翰泊畢

視之乃誤結銜為礼部尚書凡三易之而皆復  
然莫知何祥也後十三載張竟終于大儀

龍圖閣待制李行簡言隴川道士曹若虛者善鑿尤得  
鉄砧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遇疾且卒徑日  
而心間尚暖家人因奔詣若虛哀祈一徃庶几  
可救若虛既至熟視之且止其哭泣引鍼之  
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云始都若夢遇故夫相  
隨出郭外故夫姓宋遠歷郊野橋梁溪入叢林  
草莽輾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為一物刺中其足  
不能履步由是獨行忽若夢覺尔郡人競訪若  
虛詢之若虛曰向之所鍼乃黃帝鍼入邪穴也

若虛伯今尚藥奉御姚可久之師耳

予先人敝庐占數蔡下郡人有与家兄遊者忽夢有人  
自京師至言科場事其人問祖家二秀上安及  
第否荅曰已成事人問三秀才老及第荅曰  
滯他不得其人曰滯他不得是何言荅曰先食  
祿時天禧二年也來春二兄長果策名而遭拘  
選限三兄長不利而歸都不測前夢何謂矣秋  
九月子自小諫迂中諫長冬天子有方望之  
事得以三兄長之名上奏恩補右職即時受俸  
乃思已成事滯不得先食祿之言不差矣

太尉文貞王公左揆文簡向公並久在相位以疾以年

累乞罷退上悉堅不允前後抗章非一至遣中  
使傳宣閣門道進司不得受二公表狀君臣終  
始恩顧近世罕及也

內殿承制鄧雅有後將命四方自題姓名云登邑誰不  
言安牙在左邊郵亭廡置徃有之

戶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性詼諧累居計省同列多  
懼其善譎戶部判官上官佖因戲曰石君石君  
何人奉奈口何石應声曰下官口何干上官佖  
事又初為礼部郎中謁謝時執時執戲之曰今  
為正郎莫須不同自前也石曰某雖塵忝豈可  
改常况告勅之內並明言之時執因問告勅內

何言也石曰可授尚書禮部郎中餘如故

孟氏在蜀末年回除夜自書桃版云新年納餘慶嘉節

号長春是歲果主帥受降以呂餘慶知成都長

春即

太祖詎郎之名也

內臣張繼能頗知書嘗提戎兵于靈州屬戎寇圍城徑

步不鮮繼能作詩云夜聞塞外鈴聲苦曉聽城

頭角韻衰不是感恩心似鐵何人肯向此中来

金陵替者王光贊聞人言音知其貴賤休咎号為王聽

声太平興國中先大夫為贊善知句容縣時

故叅政蘓公甚貴易簡初命將作監丞倅府事

光贊言蘓公甚貴若年過四十即爵位不可涯

也至道中先大夫為尚書外郎通判淮陽蘓

公以春官貳卿自鄧移陳方年三十九強盛無

疾晨接賓僚方退路于廳事之後俄頃不救時

十二月矣前公四十不累旬也日思光贊之言

一何神耶然聞其尔後言事則稍之矣

執金曹翰自方鎮黜居環列嘗為言怀詩有曹因困難

頒金甲恥為家貧賣宝刀之句頗為時人所許

廉使錢公若水善知人太尉王公旦始直史館錢已同

知樞密院每見而歎曰王二他日穷極富貴世

無与比翰林學士李宗譚新登第大有声望皆

謂可繼其先相國之蜀錢公云李王文行何官  
不作而恐不滿五十歲咸平中錢為工部侍郎  
知開封府李與梁顥趙安仁並命堂誥錢云三  
舍人將來皆不及趙其後李梁並終翰林學士  
諫議大夫李年四十九惟趙叅預政事官至右  
丞壽六十一

廬山遠師結社之所東林寺有池極大每茂芙蓉盛開  
之際而今之郡人洎鄰境士庶以八月一日為  
期競集于太平吳國觀捨施甚多号为蓮華會  
而都不露二林矣主事僧但自以常住飯兩寺  
猶福為遠師作忌日齋尔

大紹武惠曹公彬盛德殊勳剋于當世而謙退謹靜稟  
之天資嘗因侯對處于內殿幕次導從悉屏于  
他處蓋畏人知也俄有使臣數人率銜命外方  
未嘗識公者曰寡簾而入一揖而坐各恣談笑  
久之曰公曰賢甚處得替來公不得已曰青州  
得替又曰合入遠近差遣公曰遠近即未知漫  
曰彼此班行何消藏机應是已有好勾當處又  
曰果然是果然是乃問賤位公曰某即樞密使  
曹彬也聞之並狼狽奔避而去曹公未嘗形于  
言而京師尋悉知之蓋其中自有以語人者

屯田胡負外寡言四十年前有供奉官楊名忘其乃節帥

楊義所謂楊瘞子殿前也之弟為湘潭巡檢年甚少因至

衡山乘馬入司天帝祠庭又于諸殿焚香不甚

恭肅及出門墜馬而卒後有夜見被甲持戈步

遠遼垣稱為巡山使者今之祭醮衡山者皆設

巡山使者位即其人也

真宗好文嚮李致不佚祥符天禧之際宸章睿藻宣

示臣下者不開于三五日自宰批至貼眩於三

館者皆得預賡載刑部員外郎直集英院梅詢

出為陝西轉運使奉辭之日面奏乞遇有全製

欲令勾當三館中使劉崇超錄本附遞至治所

庶得和進息旨從之

祠部江嗣宗郎中為夔州路轉運使奉詔討谿蠻卒之

獲先被掠生口千餘人有谷伴舅者江陵松滋

人也始年十歲為蠻人所驅入山洞間見本邑

鄰居夫婦抱一子德用戈尔亦在劫中以其夫

婦潛謀遁歸並殞于白刃之下而棄其嬰兒伴

舅即收之而行得在一田斫家蓋其官子也充給

使伴舅恭視其嬰兒甚至日食以山果或火食

之稍甘脆者出則以布襁負之田氏亦怜之而

不害也凡四歲而挈之以歸得各還其家噫童

子而知為仁義也

叅政趙侍郎安仁言故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克淳化

中堂染疾一日恍惚若夢中被人召至一府署  
中云命為山林主者掌世人之先代亡靈久未  
生者登廳據按僕使吏胥至多簿書委積于階  
下充甚駭為意謂已死矣左右云不妨陽間掌  
事但不可洩于人尔曰問充之先代何人尚在此  
忙左右曰並已受生又問妻族何人尚在此亦  
曰已受生矣因問馬家何人尚在此左右曰有  
叔姪數人未得受生充曰何故也答曰為證口  
舌事未了馬氏者蓋充之內子前夫之家充固  
不知其家世既寤亦不敢言之俄而疾余心自暇  
偶與內子言馬家骨肉為事何若答曰亦皆如  
常因語其性善惡答曰餘無他但諸子或忿爭  
即好于星斗下焚香作呪誓充默然心知乃言  
口舌事驗矣充自尔每月率三兩次如夢寐中  
至冥間涖職積一歲頗厭怠之具慮久而不祥  
乃與親友言之由是不復往矣大中祥符初始  
以疾終

叅政又言應奉時素未嘗至中書也而忽夢入一公府  
升堂皇而決事迴顧堂後室中有四婦人並坐  
既寤思之都莫曉矣尔後由翰苑叅大政赴本  
廳上事恍然宛同昔歲之夢而凡四娶焉  
狀元梁固予之朋執也天禧丁巳歲三月遇疾而逝予

往弔之有女使如玉者卒然而偃仆于服舍如  
中風眩之狀目作靈語如玉莫人而言音酷類  
狀元狀元汶上人也且戒家人曰勿用悲啼吾  
到此極快樂已與先內翰相見冥間喜吾至錫  
賜甚頻又得第宅在田器四鞍馬僕從近二日  
又今為陰山諫訟矣汝輩凡上食燒錢須呼陰  
山諫訟我方領之或遇号哭即言李士恐外人  
聞之以為策也又予与石中立集矣恰訟于外  
將共出俸錢以庀喪事如玉又于室中云可自  
貨却馬更家間收什亦恐得少許國家恩賜足  
以了得送葬不必更煩祖石二李士也俄而中

使傳宣贖錢百千羊酒等及貨馬自餘家資果  
能營辦又曰可掃廳安椅子刘筠舍人來矣食  
頃紫微至又曰後事並託祖學士然正字年小  
且与撰遺奏懃切陳乞正字名述亦合得五貫  
俸錢且相兼支用回思正字未有料錢若是改  
轉大祝奉禮厥俸數亦不同表既上朝旨与在  
京差遣得監鑄錫務特添支錢伍貫文既擇日  
小欽家人出釵器數副將置寿木中予以恐人  
之所覬覦目徹去之家人並不知矣如玉又曰  
祖學士不欲以銀稜椀楪入棺何不換三兩副  
素漆器著時俟狀元堂弟名逸會葬未至雖聞

棺尚未施釘如玉又曰有一物當面甚為妨礙  
啟信視之乃有贈作徠一束橫在面又如王素  
不識書回索茶匣狀元素好事惟起坐自開点  
啜一甌訖依前封之命笔題署一与狀元同于  
今尚在類此之事甚多皆不可測凡三日而愈  
若酒醒者自云不記矣

海州觀察推官韓炳言嘗為陝州從事會知成州屯田  
負外郎刘保衡徑由召飡不食葷肉因語在郡  
日有屠者宰一豕既去毛而舉髀有黥俱若人  
之文身者衆聚觀之中有一鼓刀之士慘然曰  
此某之兄也死且二爻諦視所刺魚尾之狀宛

然及有文字歷々可驗乃以善價贖而瘞之此  
家遂罷其業保衡感是而不御肉

相國上谷寇準始平馮公拯唯不為礼部而皆徧歷吏  
兵戶刑工部尚書叅政天水趙公昌言亦不為  
礼部而徧歷五部侍郎相國廣平宋公琪自諫  
議拜刑部尚書叅知政事不歷丞郎給舍太原  
王公欽若自學士右正言拜諫議叅知政事貳  
卿呂公祐之自右史掌誥拜諫議並不歷郎中  
員外中憲趙公安仁自學士工部員外郎拜諫  
議叅知政事內翰梁公顥自司諫掌誥拜諫議  
戶部使中憲刘公筠自學士兵部員外郎拜諫

議副翰晏公殊自季士戶部員外郎拜左庶子  
充職並不歷郎中

僧贊寧者頗有季閔近代罕有其比者僧史言今之車  
駕前中使乘馬擁抱以綉帕覆之者俗指為駕  
頭贊寧乃云其中有人王徑一部蓋不知而妄  
作也此乃大朝會時殿中御座尔其形如杻子  
予讀高僧傳有杯渡者不知名氏時人莫測之但見以  
木杯渡水因以白之今其傳因事當指名之可  
云師或云和尚或以杯渡而字呼之亦可辯矣  
而乃十餘處全只稱度似是單名者此誤為矣  
亦猶今之鄙俗有談開元天宝時事指明皇自

稱宗者可絕倒矣

阮都官中度言陳詢為太子中允嘗夢人語之曰尔之  
官止于此矣既寤甚惡之而不敢泄後迁太常  
丞方以語其妻翊日染疾而逝

宋尚書白 為貳卿日嘗夢于一水邊見一人立于水  
南其人隔水輒拜白曰素不與之下相識何故  
下拜对曰無荅拜某是將來状元侍郎即將來  
主文也後累年尚書果為侍郎主文以王世則  
為状元及瓊林宴日視之狀貌乃昔夢中所遇  
人也因問其方來則曰某湖南人也

王叅政化基未及第時常于齋中晝寢甚美忽為鼠嚙

其指覺而遂起良久寢所墻倒自是家中不令  
畜猫惧其殺鼠也

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但以一時中的而  
已如李端于鄧曖席上賦詩其警句云新開金  
埒教調馬旧賜銅山許鑄錢善則善矣而鑄錢  
乃比鄧通尔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美哉大  
凡用故事多以事淺語熟更不思究便率尔而  
用之徃有悞矣只如李商隱路逢王二十八  
翰林詩云定知欲報淮南詔急召王褒入九重  
漢武帝以淮南王安屬為諸父善文辭尊重之  
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褒

是宣帝時人迹者王禹偁作筍詩云稚川危  
過頻迴首認得青：數代孫稚川即葛洪之字  
投杖化危乃費長房尔蓋是使葛陂之事此乃  
不思之由又孫僅傳岩詩云刑人一旦起幽深  
功業煌煌照古今且傳說已非刑人蓋當時有  
胥靡修築岩道而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資  
是為胥靡傭賃也豈可謂說為刑人哉

庐山者按山記并郡圖言匡庐山本周武王時有匡續  
隱居此山學道幾久屢徵不起仙而上升至王  
時以其結庐之所賜号為匡君請庐山今山下  
有匡先生庙存焉乃匡庐只是一山也近張景

匡先生詩叙引葛洪所授五嶽真形圖記云黃  
帝署廬山為使者是黃帝時既有廬山又取張  
密廬山寔錄云曰廬水而曰廬山也是山本名  
廬而曰續曰匡也唐李衛公望匡廬賦序曰望  
匡廬之二山則不指其所出莫得而詳焉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四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五

家集

紫微祖士衡字平叔

撰呼延告詞加食邑乾興元年三月日

翊衛雄勇功臣捧日右第三軍都指揮使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高州諸軍事  
高州刺史御史大夫輕車都尉永安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一百戶呼延必顯

朕奉馮几之訓言肇登宸極眷執戈之營衛時卒徽章  
庶使勞臣有以知勸惟爾各登勇爵志達善徑居然御  
衆之林蔚有訓戒之效入奉周庠之警出嚴豹服之容

純誠可嘉茂渥宜及增其視品進以爰田免報朝崇惟  
忠與孝可特授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依舊捧日左第三軍都指揮使加  
食邑三百戶寔封一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

大宋故推忠怡謀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充 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

國史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一万二千七  
百戶食寔封五千一百戶贈大師謚曰文簡向

公神道碑銘

朝請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護軍范陽縣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祖士衡奉

勅撰也士衡乃知文簡之孫塔構

臣聞麗高窈者万象而斗魁制其中高宗廟諱廣廈者衆材

而棟梁任其大民惟后而斯戴后非臣而因又天地裁

成之日一二萬載全賢會道之期旦暮千載若乃自天

生德業時奮庸守正以持平宣猷以敷制切廟當世之

務嘉靖有邦之正便藩帷展繫丙魏之同心照爛簡編

與闕散而爭烈者其惟元宰河內公乎公諱敏中字常

之其先宋老師之裔也後世從居大梁子孫回家烏魯

祖萊國公諱貽孫祖許國公諱載烈考曹國公諱瑀皆

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而國爵之命

凡五迁為密印泥書輝映里門曾祖妣張夫人祖妣孫  
夫人妣史夫人以韓魏晉三国申追封之典善慶之來  
斯遠哀榮之數無極曾祖而下皆感槩世故優游天爵  
諸侯不得友万物莫能迁鄉里稱為善人子孫宜有達  
者而先曹公器局閎廓志行潔修好聚圖書多交賢俊  
位匪克量福成有基公生於貴祥切懷夙智山庭月角  
特崇于奇姿天球河圖居然于重器始就外傳文藻日  
新先令君治家尚炭知子為姜嘗謂史夫人曰大吾門  
者吾兒也勿漏吾言恐墮其志寓居近市過往踵門有  
若儒生適至傍舍觀公夙骨視正行遲曰與鄰母言稱  
有宰相之器俄失所在斯之異為繼喪二親善君得禮

比至除變四壁蕭然載逾加冠之年始赴命鄉之奉太  
平興國五年太宗親御便坐公以進士高年面賜登  
科一命將作監丞同判吉州郊祀之慶迁太子右贊善  
大夫故司空致仕張齊賢時司外計囑公治狀 尔主  
書廢之九年代还迂著作郎親見之日奏事稱旨選于  
三司戶部判官賜五品服未幾為淮南轉運副使前此  
涖賤率尚剛決析毫定制破柱求奸 公獨不然取一  
警言百甄明吏課勤恤民隱屬有言 公况雄多大略可  
脩文武之用者驛召且至將以八作使處之非所好也  
懔辭得免翌日僭寫平生筆迹獻于公車亟乙牘以回  
現固每篇而稱善得直史館遣还治所耕籍思超迂尤

司諫入為戶部判官明年以本官知制誥賜紫當是時也堯日光華安：為德周家忠厚郁：成風疇洛之命亟行潤色之文尤重公以儁望躋于禁垣發揮大哉之言裁成坦然之制稱職之美金論歸之俄同判大理寺有妖尼道安者誣告庭列時諫議大夫張公去華任京府判官寔公之外舅公抗疏請不預決讞詔即許之既法僚悉懼譴黜好事者回定公避嫌疑猶涉堂援上惡其言不獲問狀俾罷倫閣出知廣州求對清間之益罄陳感恋之誠今之此行非敢憚遠幸生還于京闕期瘁尽于國家言發危心摧然泪下天子感動愍默久之且留公業又不可詔迂戢方員外

即以申獎任之意南粵旧邦為一都會重溟伊邈蠻蜺之人雜居百貨所叢掌握之珍可當<sup>富</sup>控提封之五管嚴守府之万兵公之至也罔里懷思如得慈母堂皇決事号為神明暮月有成淳凡草于殊俗異代相望清節邁于古人逾年就領廣南東路轉運使寄任誠優凡宜且異力耕火種田農之利益微草伏木棲物恠之名斯眾跋履山川之巖道推行米鹽之細務辨官屬之能否齊市賈之貪廉遠民悉安列國晉化太宗察前咎之無狀惜傑才之處外詔还且以為工部郎中一日宸業作飛白体書公及故礼部尚書張公詠之名以賜相府詰朝二三執政進对上曰斯二人名臣也卿頗知

之乎左右曰盛稱其才 上大悅 公既至即拜樞密  
直學士與張公並命為銀臺之制存乎李唐近代代以來  
歸之樞府 公嘗援引典故請更設一官局即詔與張  
公同領之上書之有六体得以裁評施令之告四方此  
為閔決出納無壅 朝廷賴之陟降左右以益親從容  
言事而甚衆復有決 公任廷尉日有國子博士皇甫  
偁掌無為權務以賦抵罪受其私禱為之末減事下憲  
府乃偁嘗寓題尺笱公不啟緘亟遣持衣別詔即訊一  
介尚存納書竹中瘞于傳舍穿掘斯獲封識宛然飛驛  
以聞 上驚嘆即時召見慰勞久之公頓首對以感會  
非常雖死無報今此一節本畏人知飛語傍連乃至上

達非遇覆盆之照將與投杼之疑詞直氣和  
上為傾聽心則不競凡困于多言道之將行弥隆于乃  
眷天其或者以是開之是月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不十旬之間由外郎之秩迁擢之速當世罕偕甫  
再見而拜趙卿未滿步而得漢相用才之急從古而然  
惟公奮厲亨辰發舒盛業道合明主澤及生民評之三  
賢曾何足數時淳化二年季秋也至道初迁給事中真  
宗即位之始 公適在假告力疾入謁得見東序君臣  
感咽悲不能勝徐奉應安俾即親事進封戶部侍郎會  
陽曹王彬自鎮海節制入為樞密使以公為副西北二  
鄙烽烟未寧遣戍勞旋曾無于虛月我謀制勝爰在于

中堂而公智本天<sup>生</sup>空略不世出為國遠慮咸有告于  
徽言惟帝念<sup>功</sup>每盛推于笔數<sup>咸</sup>平元年拜兵部侍  
郎叅知政事二年冬壇裘犯塞革輅省方詔公兼知  
樞密院事壁壘朝行儲胥夕舍出入延見動靜咨詢選  
將練兵戒器蒐乘机事尚密率插羽以馳書謀士或多  
殆踞足而進計六羸潜道万旅凱还天子以西河之  
間綿及塞下師之所止固荆棘之將生歲比不登念瘡  
痍之未起命公為何北河西宣副使<sup>兼</sup>惟飲餞韶璫  
申諭蕃庶之錫莫匪珍竒仍以禁卒万人俾為衛從郡  
邑相望凡數千里官司肅飭車騎甚盛鳴笳清路百姓  
爭以從規持節勞軍諸侯不敢仰視問閭里之疾苦宣朝

廷之恩德幼艾齊悅至于涕零離太鄉里之毗得室家  
而競入跳梁山谷之盜投弓矢而求哀乃至羌戎遺種  
城郭諸國聞公之至驩噪競臻迎拜馬前或言吾父  
申侯邊堠震疊天声渡命來朝礼貌尤異明年三月以  
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集夫殿大季士內則弥綸  
百度外則鎮撫四夷志勤勞于邦家德光明于上下若  
石之瞻斯屬鼎鼐之味惟和直勢高之步傾將功成而  
當太<sup>高宗</sup>倏<sup>廟諱</sup>貸田之訴頗致飯煤之猜匪罔辨明深自  
劾責以戶部侍郎罷政事踰年出知永興軍府事未  
幾就復兵部高奴之壤保界一隅控大宛善馬之來為  
天下勁兵之處屬羌酋之慕化日疆吏以傳言輟我元

臣綏茲異黨，命知延州兼兵馬都部署。公作事謹始，開  
心見誠，納其懷，徠許之。即叙行險，徼倖固，無爾從。蓄疑  
敗謀，適足自棄。坎軟之言，惟信庭旅之貢。甚勤戎索，沈  
寧軍政，增肅俄而陰山之虜。盛秋南牧，皇赫斯怒，旰食  
罷朝。王于出兵，宿食在野，專以西事委之。于公密許，從  
子便宜，諸侯皆聽其節度。調發次補，不俟奏可。公每  
拜奉詔，未嘗漏露外。禦侮西有素坐鎮俗，以同常百郡。  
幾乎不知，四鄙終之無警。公之定大事，得大体，率此  
類也。可勝言哉！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屬，圖建封被  
召歸覲。六危時，以公東京留守司日，幾千里之廣  
居，鑰萬戶之嚴政，務簡稀，令行禁止，善而無迹。天下稱

之。禮畢，遷尚書右丞，俄兼秘書監局，禁凝炭，盛開元之  
制度。英髦雜集，主東壁之文章。天子以下武應期，嚮  
學篤化，來金華侍講之舊，躬石渠稱制之勤。而公兩  
朝柄臣，上所尊禮，思近耆德，樂聞詔言。即以為工部  
尚書，入政殿大學士。屬有事于汾，睢丹命，叔東京留守  
司禮成，拜刑部尚書。夏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英殿大學士。公本以平素于顯，昏契神靈之運，遂踐  
承弼之地，嘗罹疑似之謗。厥位惟危，深思違暮之年，大  
福不再而枚卜斯文，輿誦益歸簡在上帝之心。泉為  
蒼生而起，真祖下暨渥澤，其勞加拜中書侍郎，誰毫  
修祀加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夏，兼樞密院明年之。

詔權淮馳道震方潛危舊館自繼取之昭格植殊庭而

嚴奉德斯重事属于台衡以公為景靈宮使僞工畢

進位兵部尚書感電之區考室底績命公為兗州景

靈宮慶成使奉冊推尊改元肆青典祀蔚縟瑞應紛

綸授吏部尚書天子推藝祖慶誕之方寔在洛宅擬

漢家頌成之廟崇建仁祠儼作繪之威神奉將行之儀

衛以公為西京應天禪院太祖聖容奉安禮儀使

亦既竣命剡奏避位援禮徑之將及奉恩詔之勿俞

至于再三終不得請天子以公耆明之德宜師長

于百寮乃拜為右僕射康濟之術久緝熙于皇極舍兼

門下侍郎鴻儒之才能就成于大典俾之監修國史寔

進之數率有加焉頌待之恩幸無<sub>治</sub>對天禧二年光元

清昭應宮使首冠四輔奉承万樞怡于友僚恢張法度

之政惠此黎獻躋致仁壽之域啟乃之論甚精毗予之

託斯重終以衰疾晚以退休疊貢由衷頌從還政百命

切至電勉視事三年重陽節有詔近位盛集禁園公

伸主禮以尽欢逮暮景而辭會趨駕還第言笑自若暴

中風眩初若昏醒俄頃有瘳拜伏犹若中使交道五返

以宣言太醫盈門十全而責效會就陽有日公勿克

侍祠禮成進位在僕射如昭文館大學士聞命益惧削

牘固辭詔以客禮交修謀猷有素苟守小遜則非朝廷

寵重宗臣之下以身殉國之意宜即祇受無復重煩

公不獲而陳但望闕頓首庚申歲旦疾勢驟加湯劑並  
臻繼以鍼砭注對傳詔手自封囊願達忠議乞罷重任  
非敢愛死定恐辱國 緣言<sup>活</sup>荐降皆不垂允臨軒軫慮  
形于顏色暮春三月風景恬和少覺体佳頗悉有思回  
召門下士授席圍碁啜茗閑話及夕而罷比至中夜疾  
不可起乃明日已外以不起聞享年七十有二  
上即時就臨哭為慟再賜白金五千兩輟視朝三日冊  
贈太尉中書令命入內省太常丞直在園閣馮元揖大  
鴻臚持節<sup>內</sup>戒喪 上又臨次發哀群臣奉慰首小欽至  
掩壙<sup>內</sup>而司賓凡<sup>三</sup>至其第奉常考行謚日文簡追錄嗣  
子遂及諸孫傍<sup>建</sup>姻戚之家下周份使之列即其年六

月甲申有司具鹵簿鼓吹葬我 公于開封府縣汴陽  
鄉豐臺里提先曹公之塋也 公階崇三司爵冠五等  
封啟万室号登八字徽冕之數冒以加焉初娶安定梁  
氏封本縣君再娶張氏封南郡夫人又娶廣平朱氏故  
氈毯使延昭之女封祁国夫人後娶太原王氏故忠武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追封秦王審琦之女並夙承宮教  
克著壺儀輔佐宣勞奄忽流歎五子長曰傳正次曰傳  
亮並殿中丞傳正賜緋魚袋次曰傳式次曰傳師次曰  
傳範並大理寺丞三女長適金部員外郎李直方次適  
如京副使王希範次在室孫十人長大理寺丞賜緋魚  
袋釋次大理寺丞絳次衛尉寺丞紳約綜次大理寺丞

締西頭供奉官純次大理寺評事緩綸維孫女八人曾  
孫四人並幼 公夙度凝正識局淵深簡言易從守之  
以信莊色難犯即之也溫不伐而功益高有容而德乃  
大由布衣而作丞相自委質而至歸全出處不離于令  
色屯夷不失于正道曠貴全盛凡四十年享用福履大  
臣莫二始令君罷符離邑宰丁許公之憂生計屢空僦  
居輦下惟公一子旁無近親偶得鮮原以營真宅俄  
有隱者過而竊嘆謂其後嗣當至公台豈英衮之崇已  
高天之默定而青鳥鳥之兆亦吉地之冥符釋褐臨州最  
号難治刑清訟息吉人宜之亟升表著之班迭居要劇  
之務享嚮有漸泚河攸歸磅礪外邦遵毓重器執庭中

之法見君子用心慕委珠之名抗章辭設論入鎮東酌  
泉之節罷郡無囊寔之資密侍威嚴陪于前馬贊領樞  
務責之坐筹屬戎堦之尚炭誨兵鈴之至衆朝奏暮召  
靡有間時夜思晨行是稱尽力雅善敷納言必詣理方  
書簡冊進讀如流已事而还 上為目送或問溫樹更  
荅他言每下殿門更有常處山川曲折之狀畫地可成  
邊防緩急之机傳檄乃定際于隆洽預茲弼諧百志惟  
熙一德匪懈深惟朝家之大策親贊帝者之上儀昔黃  
霸長于治民及為丞相夙來不及于魏功名益損惟  
公外守方回流豈弟之声內秉紀綱茂經綸之業謝公  
有節廟之量而不閑時略惟 公長轡遠馭帷握而決

勝輕裘緩帶談笑以臨戎周勃之謹厚可屬而推樸少  
文惟公言成典謨季該韜略常以經義而進退好規  
故事而奉行薛宣之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而煩辭不稱  
矣惟公持重有成敵大成裕公府未嘗按吏卿大夫  
各使任其職公孫耽粟一肉賓客仰給衣食而性忌害  
外寬內深惟公致位三事故舊不遺賦祿万鍾自奉  
甚薄推轂荐士常若不及虚心待物豁然無疑張安世  
匿名迹遠叔勢而父子封侯在位太盛家童七百皆有  
手枝以殖其貨惟公子十有餘人在公之時無一  
釐務者祿賜之入犹畏盛滿躬以清德下化成傑然  
真王佐之材所以成天下之務前後屢奉

詔撰宗廟尊謚及皇帝徽号冊文斯大手筆事与穹  
壤相弊矣自餘論著体大思精遺橐僅存成十五卷齋  
閣岑寂挾策觀書數歲以来手抄唐史攷二雝拔朱墨  
洞分感疾之前甫尔終映筆法遒勁自成一家檢飭閨  
門數誨子姪曰炭与敬極乎義方鄧訓在家未嘗賜席  
石慶入里不敢乘車念肯高宗廟諱之為難諒餘慶之斯在  
前步属疾涉于累旬編召家人條約後事裁置寿木寓  
置增坊及此奄然終制已具達人大覲其若是欣惟其  
未报主恩不去相位垂緒言而在耳齋永恨以入冥若  
乃務經大猷克庸祇德有庇人之惠包世之量茲所謂  
岩廊肅哲之老社稷表幹之臣者也其一話一言大功

大行固已藏之王府載于國冊而諸孤等履霜露而永  
感仰風烈之如存願紀豐碑以表迷隧爰奉  
俞詔屬于下臣慙匪當仁庶于傳信其銘曰

天之氣清

地之德寧

太昂儲粹

維嵩降灵

訢合嘉運

公之生兮

舜咨于牧

湯選于衆

出畋洽卜

求野肖夢

發舒盛業

公之用兮

懿行嘉言

休勛美利

文致太平

武戡守備

知無不為

事二帝兮

七政以齊

五刑幾措

丹青神化

金玉王度

時惟老成

居元輔兮

其靜也崑

其動也直

保茲一人

建皇極兮

剛亦不茹

柔亦不吐

式是百辟

遵公路兮

陟路嚴廟

助和鼎焉

如其天下

想風采兮

屹若崑山

湛如止水

終之宰相

池鳳方集

菴忽厚夜

行將賜九

凜然餘夙

容車秘器

送往無还

德音孔遐

翼傳子孫

梁臺南峙

真宅言歸

自有体兮

陳駒靡苗

生若浮兮

不獲歸印

沒犹旅兮

哀服密章

孝心傷兮

儲言如在

令族大兮

浚波東走

名不朽兮

國典禁樵

都人墮泪

穹石攸刊

群無媿兮

文正李公魏國太夫人符氏墓誌

李文正諱昉字明遠深州人

朝奉即行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

起居注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祖士衡撰

士衡先娶禮部尚書李宗誦字大辯之

女所以知夫人符氏之詳

天禧二年戊在壬午閏四月癸卯故相國文正李公夫

人考終于京師崇慶里春秋六十有七

天子以其輔佐君子之勞幹理家政之德朝宮庭者踰

于三紀啟國封者歷于五邦淑問柔儀為命婦之表自  
屬循以俟主專道而行內司賓凡三至其第聘禮之禮  
率有加焉存歿之恩斯為至矣 夫人姓符氏其先武  
都人後徙真定占籍治產遂為北門之望族高魯而下  
皆隱德藏器用晦居貞作善降祥自他有耀故殿中諱  
嗣陔西李氏考妣也故吏部郎中賜紫金魚袋宗訥太  
子右贊善大夫賜緋魚袋宗誨翰林學士玉清昭應宮  
副使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宗諤朝奉大夫國子博士宗  
諒子也適宮苑使會州刺史帶御器械曹珮次早亡女  
也故國子四門助教昭逸今太子中舍賜緋魚袋昭迪  
大理評事昭迴故大理評事元宣化軍使昭適今大理

評事昭遜太常寺奉禮郎昭迈太常寺太祝刑部詳覆  
官昭述三班借職昭運太常寺奉禮郎昭遠進士昭道  
秘書省校書郎昭邈太常寺奉禮郎昭遠二未仕昭選  
昭逢孫也彭城劉湛光祿寺丞潘承右西上閣門副使  
曹儀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祖士衡衛尉寺丞  
錢延年孫壻也一在室而止三尚幼孫女也秘書省校  
書郎元卿次仲卿季卿耀卿真卿克卿舜卿正卿弁卿  
晉卿魯孫也九並幼曾孫女也 夫人和順在躬幽閒  
成德始在孩稚天資不群沉靜寡言未嘗嬉戲回心則  
孝宗族稱之逮于成人蔚為女士居玩圖書動守箴誨  
母氏鍾愛擇對未行以燕婉之見求輒連蹇而不克時

有識者知其貴徵年二十六矣文正公任翰林李士承  
旨工部尚書始納采焉公先夫人即夫人之從祖伯姊  
也二姓好合永資繼室之美百兩御歸適洽宜家之美  
一命受封武都郡夫人明年文正公入跡秘殿乃贊中  
樞暮月之間正位宰府夫人時疏封于曹國儼我碩德  
嬪于清門朝夕執勤事成于閭範先時稱度遂冠于內  
朝而既富能裁在貴思降寬裕謙約慈惠柔明比宗親  
待娣姪則以已下之潔凜盛澄酒醴則以身先之衣不  
同施言無出閫五服之戚中外定繁憧々往來盈門交  
道親疎有序榮悴不移家用益肥人以潛化為稀為綵  
見功行之勤如山如河知服位之盛每休澣宴集子婦

佐饌兒童捧觴夫人親奉案以致恭候如賓而相待故  
當世言家法者稱李氏焉洎文正公曳杖晨歌夫人惟  
堂晝哭哀有餘而尽礼居無慮以勉喪既而整飾閨庭  
率勵宗党門內之治不蕭而成今上嗣統封許國太  
大人始從子也自尔周家再欽柴於陽位肇秘玉于天  
封臨頤之祥荐膺于神貺顯揚之澤用旌于母儀由是  
進改陳魯衛國号焉于時愛子令孫懿親近屬或代言  
王署迹籍金閨納駟之第通衢附貂之冠充幄垂青紫  
紫濟、詵、諸婦在旁莫非甲族粉澤之鈿並列環珮  
之聲相聞夏清冬溫克伸于孝恭出告反而匪遠于慈  
顏而自比部歸全翰林淪謝曾未數歲戴宣化之凶慈

念所鍾居多感泣平生無疾未始晝卧今念茲首夏常曠  
靡加涉乎自時遂至羸瘠雖勉進醫藥而微瞑不言恬  
然及真如熟寐者易筮貝之夕家老始告固已儲量人之  
財庀送終之具修約後事成有素焉豈知命之靡常何  
達生之如是博士君与存孫昭迴等即以其年孟秋甲  
申号奉灵輅歸葬于河南府河南縣伊水鄉諸葛原与  
文正公同域而異壙合葬非古得吉也以在茲其生若  
浮惟芳猷之不泯嗚呼夫人泚謹內積端厚外彰言無  
竒衰音志在節儉賓祭之外靡事珍羞朝覲之餘不衣  
異綵賦性勤敏精力過人自始笄至內外婦逾四十年  
率鷄鳴而起盛服正容暑雨祈寒無一日少懈服勞攻

苦常夙夜而警戒問疾弔喪必先往而後罷家有孤孺  
乃自鞠之推燥分甘無所不至聞人為善必欲成就其  
身名撫下有恩未嘗假借其顏色若乃居春秋小君之  
重得易象中饋之宜終內則之齊莊窺女史之說悻來  
蘋之能循度隱雷之功以義鍾夫人之礼却却夫人之法  
惟是教美無不兼之宜其式孝慈于六親享康寧于五  
福著爰君之家節播寿母之頌声方抱孫于高堂遽收  
神于太素蘭薰玉辟已嗣徽于昔人石泐金生當取信  
於來裔恭惟先考諫諷文正公自出士衡無狀又為夫  
人諸孫之壻周知尊行欽奉緒言銜哀不文庶資寔錄  
銘曰

其馨如蘭

終然允淑

長守富貴

居中有助

表率命婦

元服盛容

言惟婉柔

國史是鑒

生若夢幻

復命曰常

疑尚如存

比德如玉

出令族兮

能循法度

嬪美輔兮

肅也雖也

啟國封兮

性本冲澹

成閭範兮

疾在膏肓

壽不臧兮

求則不得

孝心惻々

東望吾夫

卜塋于此

刻辭介石

茲無媿言

思罔極兮

北望吾子

掩蒿里兮

追美重泉

表松阡兮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卷第十六

家集

提刑始末

朝奉大夫提点福建路刑獄公事兼本路觀農  
使提舉河渠公事杜因賜紫金袋祖無頗贈  
宣奉大夫

公諱無頗字夷甫喜讀書不事他好刻意為詩賦年十  
一用父府君蔭補官試于京師其文中有司衡尺授河  
南府永安縣尉到官一年用无無棒為廣東轉運使過  
嶺恩例奏乞家便授江陵府法曹移廣安軍渠江縣令  
以廉幹稱改天平軍節度推官知福州寧德縣簿書民

事之暇讀書溫習寢食不釋卷会是年奉進士鏢試中  
格廼改大理寺丞荆門軍簽判數月移知化州治平四  
年轉太子中舍又轉殿中尋監在京布帛轉國子博士  
通判登州時熙寧初役法行為管幹官轉虞部員外內  
通判婺州揖治吳興郡元豐三年官制行換朝奉郎復  
轉朝散郎為九江守有治狀為朝廷所知俄被召  
叔開封府推官三院獄空開封尹王存上表稱賀賜  
公獎諭銀絹脩京城用夫役十餘萬人為導一都大提  
奉官元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公上殿奏修城事稱  
旨賜金紫謝恩當殿西拜河決陽武會虜使亟至  
命公疊治道路無奔浸之患特減年磨勘改朝請郎

除駕部郎中自陝西罷牧馬監其廢地<sub>地</sub>多為民所占  
公奏請官根括皆如公所請復賜帛元豐八年公  
上疏為止兄無擇安葬事乞補外任遂知潁州轉朝奉  
大夫移知邢州乞將合轉官永不改贈父止乞改贈兄  
官所請不行而竟不下磨勘就移提点利州路刑獄未  
逾年以西京蔡州族屬口夥食貧乞宮觀以便撫恤授  
提奉西京嵩山崇福宮目及散所有以給不足公居  
蔡日以松楸為事終宮觀任不離墳側芝又生于墳者  
數本蔡人異之以為孝德所感奏觀紀述其事將勳凡  
俗尋授提点福建路刑獄諸州斷案有宜輕而誤重應  
出而誤入皆原情糾正不動州縣情輕者以減無喜者

獲免屢司邦憲未嘗起獄以治時譽大抵明敏尤長于  
吏事其持已也嚴其治人也恕見于行雖不為警俗可  
喜之事人皆知其中寔而不華行於政雖不為振衆可  
惧之法入皆知其公正而不倚自福建歸元祐八年正  
月二十日感疾卒于杭州餘杭之江亭享年六十有五  
故死之日無不歎息皆曰天奪吾善良其子球禮等扶  
護歸于蔡紹聖三年正月六日葬先塋也初府君常  
以蔡州土厚水深可以為他日歸息之宅乃囑其子吾  
死當出祖于蔡及沒至自鳳州公與兄無擇能奉父  
之遺訓宣元二年冬十一月歸葬于汝陽縣西十里岡  
定居蔡州自此始也公有子七人長曰琚次曰球禮

過房在 有季位曰琬曰德孫曰德恭曰復曰德彰皆  
齒仕版女二人長適奉議即前知蘄州長洲縣李程次  
適承議即尚書司勳員外郎陳并孫兒女二十人逐位  
仕官南北昨徑兵革之後惟有恭位衍于紹興辛巳歲  
自蔡州歸正近已見之德恭叔祖也終于朝諡大夫知  
資州賜紫金魚袋紹興間卒塋于川中富順監蔭補子  
孫官四人今在荆南府清溪居

祖氏先塋芝草記

秦觀字少游撰少游時為蔡州教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宮塋居于  
蔡將送

朝謂高郵秦<sup>某</sup>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逖寔我  
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縣陽安  
鄉十里岡之原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  
本產于莖中其後歲有之迄今不絕夫豈一氣之運  
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  
致之也子其為我記之規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  
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為瑞物今乃歲生于先莖之中者  
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  
明之汝南在漢為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徒寔皆  
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恥之故天下  
号汝南為名士之區迨唐之世始建章義我節度屯宿重

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  
民眦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号淮  
西為盜之藪 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太京師七驛遂  
為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李校終貞奉  
以宣布教化而盛德尊行魁竒俊偉之才相繼出焉蓋  
唐之舊俗寢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一門  
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子無擇通籍內  
閣大夫踐更中外為省名即作時庸使行且登用諸子  
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為汝南和氣  
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sup>民</sup>李與廬于父  
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于廬上柳宗元以為孝治

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于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孝之士比物屬辭歸美于上度為樂歌荐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元祐八年四月吉記至道年号是朝太宗末耳

勅書一十三件

一  
勅祖無頗省所進奉賀尊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太妃絹共一千三百匹事其悉朕嗣膺

景命祇奉

慈闈眷言共服之良來效貢珍之慶願惟忠巷深所歎嘉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涼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一日

勅

二

勅祖無頗省所進奉賀

登位銀三百兩事具悉汝早分邦寄具帥朝彝肆于泣祚之初爰有旅廷之貢載循順節曷弭衰怀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十一日

勅

三

勅祖無頗省叔知開封府王存上來稱賀三院獄空事  
開封典治畿甸稱為浩穰獄刑之蕃其陳日矣汝拾心  
帥戢囹圄空虛載惟公勤良以褒尚今賜汝銀三十兩  
絹三十疋至可領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十七日

勅

四

勅祖無頗朕從擊政綱力求民隱蠢茲多辟各在一人  
厲當暑令之行尤念囚繫之苦汝出分憂寄宣布化條

宜体朕之哀矜以効天之長育益思明謹無使苛苗

勅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渥餽洒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  
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  
水漿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  
無骨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晝時轉送  
不得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  
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  
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尽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  
有冤枉仍散下管內汝宜常切提奉無令曠慢及候依  
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  
否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七日

勅

五

勅祖無頗朕臨御綿區輯和兆姓式屆長盭之序爰矜庶獄之艱申勅攸司載懷欽恤汝職當寄任身奉詔條宜察滯留益加明謹勅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渥飾洒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無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無人供食者官造給之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晝一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给与酒食如小可罪犯

大監司前日

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尽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冤枉仍散下管內汝宜常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餘依條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二十七日

勅

六

勅祖無頗省所進奉

與在節功德疏一軸事具悉穰茂舍祥誕辰屬慶嘉一忠之体固存万寿之对

天勝集妙緣誼形善祝精誠弥勵欣歎良多故茲示諭

想宜知悉春暄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九

勅

七

勅祖無頗覽所進奉

坤成節功德疏一軸事具悉節祀誕辰慶均率土集貢  
乘之妙教演室梵之洪音式將臣子之誠同罄人天之  
祝春惟忠恪良用歎嘉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涼汝比  
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六日

勅

勅祖無頗省所進奉

坤成節功德疏一軸銀軸頭事具悉秋簷方更金行協  
應心屬

慈恩之盛德紀彌月之嘉辰恭結勝緣祝延壽祉載惟  
勤至良厚褒稱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春暄汝比好否遣  
書指不多及

二十二日

勅

九

勅祖無頗覽所進奉

坤成節功德疏一軸事其悉節屬誕彌慶均中外集三  
乘之妙教祈百順之休祥眷若忠誠良深嘉嘆故茲示  
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若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六日

勅

十

勅祖無頗朕惟教導之不篤俾無知之民橫罹罪罟方  
夏繁溽累繫狴牢朕甚憫之汝砥節首公出外憂寄宜  
務矜哀勿令恠礮以時視獄副茲欽卹之懷勅書到日  
汝可速指揮渥餽洒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  
人就獄內益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

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月者  
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晝時轉送不得邀難  
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  
恰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  
事關人命亦須尽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冤枉仍  
散下管內汝宜常切提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  
行訖聞奏故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  
多及

一日

勅

十一

勅祖無頗代

天牧民欽哉惟刑之恤司政典獄罔不惟德之勤宜申  
飾于邦常以奉承于夏令万方有罪孰非朕志之哀矜  
一夫向隅豈助物生之茂豫肆吾孚号戒尔在官事無  
變于明清心必存于忠恕惟察惟法勿替朕言勅書到  
日汝可速指揮渥飾洒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度  
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  
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月  
者支与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盡時轉送不得邀  
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  
時恰与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次遣若是大段刑

禁事關人命亦須尽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冤枉  
仍散下管內汝宜常切提率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  
施行訖聞奏餘依條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  
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十五日

勅

十二

勅祖無頗朕若古御罔本

天布化永念徧氓之衆靡勝罹罪之蕃屬矣懋罰之正與  
在係纍之良苦將導盛陽之德尚虞庶獄之苛稽用旧  
章特須矜詔勅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渥飾洒掃獄房常

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  
及逐日供給水漿燕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  
承醫療其委無骨月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  
須晝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  
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  
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  
不得淹延致有冤枉仍散下管內汝宜常切提拏無令  
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悉知  
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四日

勅

十三

勅獄者人命之至重也故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方盛夏長暑之時有司其蠲煩獄出輕繫以奉順天氣  
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豈勝朕所以哀矜之意哉勅書  
到日汝可速指揮渥飾洒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  
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  
燕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  
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晝時轉送不得  
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  
之時給與酒食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  
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遠行勘斷不得淹延致有冤

枉仍散下管内汝宜常功提弄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  
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遺  
書指不多及

二十八日

勅

跋韓熙載夜宴圖

南唐中書侍郎韓公熙載後主時知國祚將廢放懷盃  
酒間以自汙後主欲用為相而聞縱逸不捨每伺其家  
宴令僮工顧弘中丹青以進其卷首即与公門生朱鉞  
紫微印絜狀元及教坊副使李嘉明并其妹按胡琴又  
公自擊鼓妓王屋山舞六么王屋山俊慧非常公最怜之

每醉須樂聒之乃醒幼令二婢出家号凝酥素質後主  
復信小人之譖遂黜公以左庶子分司南京受命日尽  
逐群婢單車即路後主怜之留為尚書不數日群婢復  
集飲逸愈甚後主嘆曰孤不得熙載為相矣既而薨于  
私第後主泣之慟贈平章事謚曰文元豐己未孟夏二  
十日洛陽祖無頗題

提刑第五子諱德恭字肅之乃德安府落鴈朱  
少師之孫壻也項于宣政間待普州太守鬪挈  
家寓居安陸縣城北普光寺中与張金紫之孫  
字宣卿者皆為親契日出莖賦挽詩今附之于  
末云

德恭伏承

致政安鄉承事出葬有期不勝感愴輒成挽詞  
三首以道追往之意范陽祖德恭上

一  
孝養人誰及清修少比倫旋聞丹施具俄見軸車存空  
歡音塵遠犹思燕席温安然向窀穸感涕一銷魂

二

清白傳家旧天鍾間世才大椿宜更寿喬木遽先摧  
難止交情泪空遺空燭灰幽墟歸葬處恻暮雲堆

三

重歎張夫子神襟處勿寧摧山傾嶽笑姜哲奄椿齡奮

室惟圖像新阡但刻銘何堪聽歌挽埋玉在幽垌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并源流始末

祖氏源流

上世幽州祖于范陽為著姓涿州三縣范陽固安新城其後稍徙深州而回家安平縣凡數世幽州南一百二十里至涿州南又一百二十里至保州倚部縣曰逮至安平

皇朝曰諱仲宣仲儻者隨李丞相自深而迁汴故相文正李公昉之婿則仲宣是也仲宣仕為都官生侍郎諱岳貫開封府開封縣清河坊戶至道間始來寓居蔡州仲儻遭際

太祖拔擢為右補闕廣南西路轉運使與其子諱岳回居許州岳以宿骨為仙侍郎有四子伯曰士良無祿早

世仲曰士安登天禧三年進士科終銀青光祿大夫季  
曰士胤用弟士衡蔭補官終大中大夫曰士衡狀元及  
弟終知

制誥

龍學始末

公諱無擇字擇之蔡州人王父尚書吏部侍郎諱岳父  
銀青光祿大夫諱士安公寶元一年進士第三人及第  
授承奉郎通判齊州年餘召試充直史館次知南康  
軍海州遷秘書丞廣南東路徙荆湖北路皆為提點刑  
獄加太常博士直集英院改廣東轉運使時廣源州蠻  
入寇陷巖外數州公提兵勦逐未幾移典袁州自慶

曆 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徒為文具無命教之寔

公下車首建學宮置生師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  
召除同修起居注時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宗愿為文宣

公言前代所封在漢魏曰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  
魏曰藻聖北齊曰恭聖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尊孔子為  
文宣王遂封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  
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為衍聖公尋奉使契丹回數月出  
知陝府及湖北轉運使入為中書舍人並宗正寺修

玉牒官判太府寺嘉祐六年富相奏奉天下遺材

詔從時王拱辰尹洙薦邵雍 仁宗命公行詞次後  
公與宰相吳充復薦之嘉祐八年假右諫議大夫充

英宗即位契丹皇太后國信使還見對以

御書御篆 四朝宝字賜之 仁宗虞<sup>主</sup>王自山陵

英宗迎至集英殿 公與諫官司馬君寔奏請親虞下

禮院詳議以聞治平元年獻皇極箴司馬君寔獻戰國

通志並賜 詔獎之二年糾察在京刑獄遷左諫議大

夫加左閣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七月進左閣閣學士

知開封府其後出知鄭杭二州 神宗召知通進銀臺

司初詞臣作 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 公同知

制誥 公為先進安石辭一家所饋以其物置舍人院

梁上安石憂去 公性端毅以安石沽矯虛名取為公

用安石聞而怒之後安石出使江東多招士謗 公作

書馳報可謂忠言安石答書其言怒益甚至是安石當

國密諭監司求 公守杭之事監司承夙旨採以妄言

聞于朝廷乃遣御史王子韶按治終無所得子韶知

安石意誣以送賓客酒三百小瓶蘓頌鄭獬御史張戢

等皆上疏力言其不可是時 公年六十不幸值安石

端政司馬君寔堅辭求出 公慨然乞分司提舉西京

御史臺與文潞公富韓公司馬溫公數君子為真率會

洛中謂之九老 公分司十餘載 神宗歲薄安石出

于外元豐六年復起 公典藩賜玉帶方大用 公卒

矣時元豐八年正月十五日士論惜之 公為人好義

篤于師友少從孫復學徑術從穆修為古文兩人死力

求其遺本彙次之傳于世以言語政事為時名臣槩見  
于史冊 公平生所作文甚多自兩任兵革之後家藏  
并收拾止得十之二三今集為十卷名曰煥斗集蓋取  
公出知陝府日歐陽永叔餞行詩有曰西州政事諳夙  
謠右掖文章煥星斗故也又有名臣賢士詩与文兩卷  
附之 公之叔祖諱岳為神仙叔士衡為狀元紫微第  
諱無頗為福建路提刑亦有傳記勅書与文其姪惟有  
資州太守諱德恭者詩三首又作四卷亦附之 公之  
妻叅政王奉正長女連袂梅堯臣韓擇李復圭范子開  
紹熙三年九月吉日曾孫承直郎特添差袁州軍事判  
官仍整務范陽祖衍頓首再拜謹題



